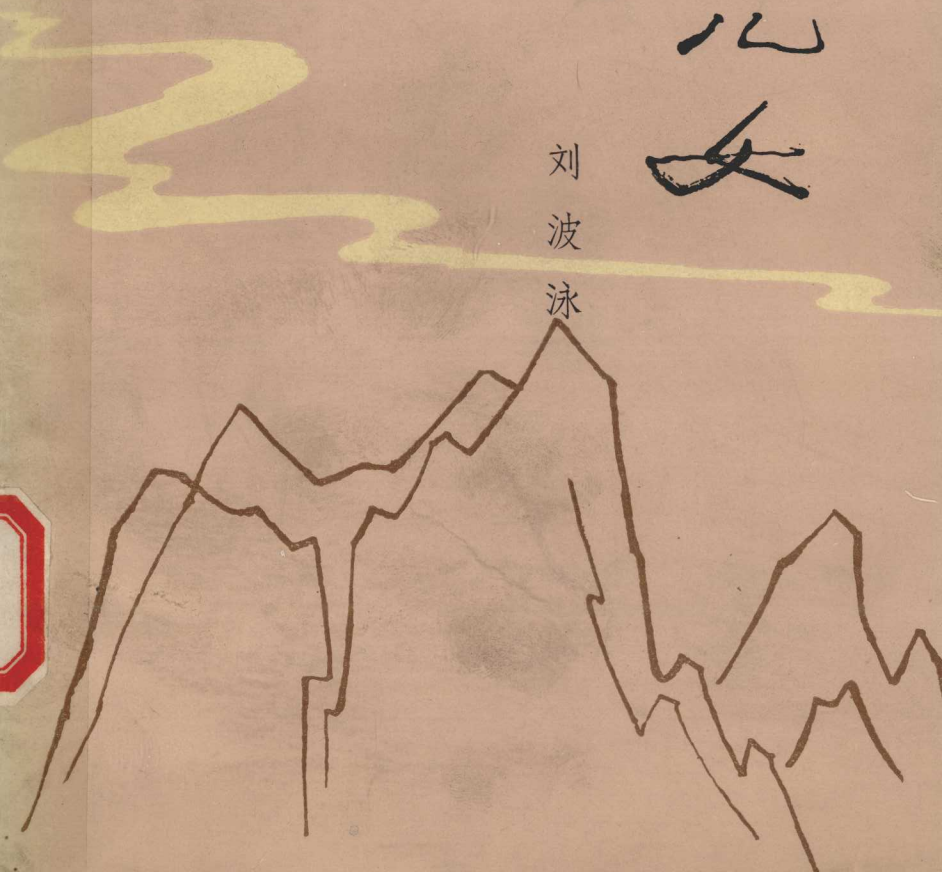


秦川儿女

刘
波
泳



本
冊
八
卷



I247.5
235
:3

秦川儿女

(三)

刘波泳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第三十四章 电闪雷鸣

自从梓义镇突然进入朔日子夜的黑暗恐怖世界以后，方仲吾就不再去永济堂应诊了。李忠纯把他逮去，又放回来，他很快就明白了，这是假释。他已完全失去自由，整日闷在家里，猜测和盘算怎样应付眼前的危境，等待着无法预测的前途。他不言不语，不是心不在焉地翻翻医书，就是倒背着手在院子里、屋子里走来走去。因受他的感染，一家人都终日生活在忧云愁雾里。

这天上午，他正在屋里呆坐，忽听大门外有人敲门，走出屋门一问，答话的是秦二狗娃。他心里一悸：他又来务啥？不得已，前去开了门。秦二狗娃带着几个灰老鼠，一见他出来，便阴阳怪气地一笑，露出满嘴参差不齐的黑牙，说道：

“方先先，对不起，又来打搅你了。团总请你到民团走走。”话语里那个“请”字上，仿佛加了重音符号。

“又来抓我呀？”方仲吾疑惑而又平静地问。这也是他意料之中的，因而并不太惊慌。

秦二狗娃嘿嘿一笑，回答道：

“对方先生你，哪敢说抓？团总请方先生去，听说是要有事相商。”

“啥事？”方仲吾的神态更加平静了，鄙弃地瞥着秦二狗娃

那副似笑非笑、奸邪狡诈的烟灰脸问。

“对不起，”秦二狗娃微偏着头，点了一下，江湖流氓气十足地说，“兄弟只是奉命请人，无权奉告。”

这时候，梅梅妈、梅梅、喜娃、凤娃都惊慌不安地来到门口。凤娃她爹黄老伯被逮走以后，方仲吾就一直把凤娃留在自己家里。秦二狗娃那双贼眼，贪婪地瞟着梅梅，又瞟瞟凤娃。梅梅低下头，闪在她妈身后。方仲吾瞪着秦二狗娃，忽地指着大门外，厉声说道：

“走！”他又转身对梅梅妈叮嘱说：“我去了。把门关严，谁叫也别开。”

“你？”梅梅妈痛苦而惊惧地看着丈夫，泪珠在她眼眶里含着，但没滴下。

“爹！”梅梅上前拉住她爹的一只胳膊，眼泪巴碴地哭了起来。

秦二狗娃眯缝着眼，卑劣地笑笑，对梅梅说道：

“你爹去去就来，别哭，当心——”

看到秦二狗娃那种下流坯子相，方仲吾哪里容得？他气愤到了极点，怒不可遏地指着秦二狗娃的鼻子，高声说道：

“走！”

秦二狗娃不曾想到方仲吾也居然有发怒的时候，吓得倒退了一步，瞅着方仲吾那紧绷着的脸，愣了一下，便凶狠地磨着黑牙说：

“走，当然要走。带走！”他把文明棍棍一扬，命令他身旁的灰老鼠们。

喜娃冲到他爹身前，说道：

“不准把我爹带走！”

秦二狗娃上下看了喜娃几眼，撇着嘴说：

“不准？小小年纪，你好大的口气！你还没当上团总哩，管不了你秦二爷。滚开！”

见秦二狗娃把文明棍棍举起了，方仲吾抢上一步，架住了秦二狗娃的胳膊，说道：

“住手！”随又把声音略微放低一点说：“不要把事做绝，不要把路走绝，洪士廷的下场，可是个前车之鉴哩！”

秦二狗娃一听说洪士廷的下场，心中不由得颤栗了一下，被方仲吾架着的那只胳膊，一下子就软了许多。但他还要在他的手下弟兄们面前，在这一家老小面前再逞逞威风，便依旧磨着牙，说道：

“没看出，你方先生也这么厉害，要不看你是个看病先生，我叫你立马——哼！”他把举着文明棍棍的胳膊往后一闪，挣脱了方仲吾，缓缓落下来，摇着文明棍棍说：“叫你立马死在我的面前。带走！”

方仲吾正气凛然地走出门外，又回过头来，把深情的目光投向和他共同生活了二十三年的妻子，又望望他喜爱的梅梅，瞅瞅他唯一的儿子喜娃，看看孤女一般的凤娃，点了点头，一个急转身，迈开大步走了。

梅梅妈、梅梅、喜娃、凤娃一齐哭叫着往门外冲，但被上着刺刀的几杆枪挡住了。

方仲吾在灰老鼠们的押解下，出了中堡子，朝着南庙走去。他心里明白，今天虽然承受了一个“请”字，不象那天晚上突如其来地被抓走，但在这个“请”字的背后，说不定隐伏着更

大的灾祸。

的确如此。李忠纯在得到自以为是“初步成效”之后，便把他的矛头由大逮捕方面转到逼供方面，开始进行毫无人性的拷打和屠杀。他已经杀掉几个所谓“次要分子”，用以“警告”那些“首要分子”自首投降，招供出共产党地下组织和农会组织的全部情况。几个被杀掉的人，李忠纯都叫灰老鼠把他们的头割下来，挂在正街关帝庙前的大槐树上。那些人头，有的已变得漆黑，有的正在腐烂，不住地往下滴着血水。而尸体，则被暴弃在南庙后头的乱葬茆里，任其狼、狗撕啃，也不准受害者家属领回。如要领回，必须供出一名共产党员或农会骨干，进行交换，要么就缴出五百块现大洋来。对方仲吾这个一直钓不出大鱼来的饵子，李忠纯已经厌弃。今天，他打发秦二狗娃把方仲吾叫去，是要给方仲吾一个大的压力，要方仲吾供出秦柏生等人的下落。

走近南庙，方仲吾抬头一看，苍鹰在高空盘旋唧叫，松树枝上落着数不清的黑老鸱，叫个不息。岗楼里，露着哨兵的半截身子。乱葬茆里，成群的野狗在吠叫厮斗，嘴头子上和爪子上都血肉模糊，为了争夺一只胳膊，彼此咬得头破血流。岗楼上的灰老鼠不耐烦地骂着什么，时不时地照着狗群开几枪。看到眼前这种景象，闻到扑鼻而来的恶臭，方仲吾愤慨，恼怒，心里说：我为了救活一个临危病人，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心血和气力，而这些恶魔，竟是如此惨绝人寰，草菅人命！这到底是一种啥世界？

拐过墙角，只见许多灰老鼠在松树下面铺着席子，坐在上面乘凉。有的推牌九，掷骰子，押宝，有的躺着瞎唱。还有几

个人围坐在一起，把裤子退到膝盖以下，和光着沟子没什么两样。方仲吾瞥了这些下流坯子们一眼，全身都感到麻木，心里骂道：“禽兽不如的东西！”

方仲吾被秦二狗娃引进庙门，各种异样的声音，刺激得他头脑发晕，眼前模糊。细一听，对面大殿里有娃娃的哭闹，有女人的啜泣，有病人的呻吟，有壮年的怒骂。抬眼看看，大殿隔扇门前，亦如大门口口一样，站着守卫的灰老鼠，门上吊着大铁锁。方仲吾想，那里头眼时变成了啥样子哩？大逮捕的那一天晚上，他就是被关在那里边的。他正在痴痴呆呆地望着，想着，秦二狗娃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：

“方先生，这边请！”

方仲吾清醒了一下，视线落在院子里的砖埧地上。地上有着一片片黑紫色的血迹，有各种刑具，有水桶，有被血染红了的绳子。树股上还搭着一根大绳，绳的一头有挽好的扣扣，扣扣上有血。看到这些，方仲吾仿佛连五脏六腑都要迸裂开来，昏昏迷迷地被秦二狗娃带到了李忠纯的公事房。李忠纯正坐在桌前不知翻看着什么东西。床铺上半仰着他的姘头贺菊仙。贺菊仙叼着纸烟，扇着扇子，嘴唇、脸蛋让胭脂染得象刚吃过活娃一般。

“方先生来了？方先生二次进庙，三次进团，也许是咱们前生有缘？请坐。”李忠纯站起身来，指着他对面的一个彩陶绣墩狞笑着说。

方仲吾摇摇晃晃地说：

“也许这是末了一次。”

“是不是末了一次，这要看方先生明智不明智，知趣不知

趣，识时务不识时务。”李忠纯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，在桌子上踱着，斜视着方仲吾，“怎么样，这些天没人打搅你，连病人都没有一个上门，你过得倒是很安静的喽？”

“你二次把我抓来，打算咋办？”方仲吾问。他没坐在绣墩上，而是挺直站立着。这绣墩平时是给贺菊仙坐的。

李忠纯把烟点着，吸了一口，又插进象牙烟嘴里，向方仲吾靠近一步，说道：

“不咋办，只是问你一句话。请你告诉我，秦柏生藏在什么地方？”

方仲吾略一思索，摇摇头说：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？他在你上一回被请来的前两天，还去过你家里。后来，他又想去你家，没有去成，叫我的弟兄们差点把他逮住。你敢说不知道？”

方仲吾心里打起鼓来：“这些事他是咋知道的？差点……逮住？柏生又来过中堡子？难怪见天晚夕街上响枪，人喊狗咬，莫非柏生又回来了？”方仲吾正在寻思，李忠纯催逼道：

“请快讲呀！怎么老不说话？你这么白白耽搁工夫，我可奉陪不起。”

“不错，在我头一回叫你逮来的前两天，柏生是来过一回。”方仲吾老实承认说。

贺菊仙妖声妖气地插进嘴来：

“怕不是一回吧，方先生？谁家做了啥事，能瞒过外人，可瞒不过乡党邻家呀。”

“你？”方仲吾忽地转过身，惊异地看住贺菊仙，“你也会当

暗探？”

贺菊仙嘴角往上一翘，也斜着方仲吾，说道：

“我咋就不会？暗探不都是男人务的，女人也行！实话实说吧，咱务了还不是一天两天了哩。”

“你这个不害羞的妖婆娘！你都给中堡子的人丢尽了脸，你害的我铃铃好苦，你——”

方仲吾踉跄地往床边走，好象要动手的样子。李忠纯却从侧面把方仲吾的肩膀往后一推，说道：

“念书识字的看病先生，应当文明点。买卖是你我两家讲，她只不过替我打听了一下行市而已。”

“你要咋样？”方仲吾怒视着李忠纯问。

李忠纯突然凶狠地吼叫道：

“我要一个人头！”

“人头？”方仲吾浑身一颤，倒退了两步，惶恐地盯望着李忠纯。

李忠纯紧跟上去，指头点着方仲吾的心口窝，阴笑着说道：

“这一针，扎的还很对穴位吧，唔？”

方仲吾愣愣地问：

“谁的人头？”

“秦柏生的。没有秦柏生的，用别人的来顶，那也可以。譬如，申长栋的就行。只是，我想，这恐怕你办不到。那么，只要是一个共产党员的，都可以。”李忠纯的语气，听起来又很缓和了。

“你叫我去杀人？”

李忠纯轻声哼了一下，说：

“就怕你没有这个胆量。所以，只要你把秦柏生时常躲藏的地方说给我，你就算卸了干系，可以安静地去行医，过日子，就再也不会有人打搅你，你也就不必成天提心吊胆了。你过细地想一下，看看究竟怎么好。这，我可是给了你好大的面子。只问你要个地点，事过之后，我还会替你遮掩，并不要你亲自动手去杀人。”

方仲吾愣愣地站在那里，一言不发。李忠纯进一步威逼说：

“方先生，你是个明白人。你不为自己性命想，也该为自己的身家想呀？你可是一家四口哩！我劝你还是想开些，不要老是那么死板、固执、不开窍。过去，你吃亏就吃在这上头。可不能一误再误噢！”

“我要为我的身家性命想，也要为我的人格名誉想！”方仲吾突然提高了声音说。

“那也好。”李忠纯说，“既然是这样，我可以替你担保。只要你答应了我的要求，你的身家性命，你的人格名誉，都绝对不会受到任何损害。我也用我的人格名誉向你担保：你做的事，我绝不会公之于众。事情办完之后，我甚至连提也不提起它。这，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现在不妨再这么说一遍。倘若讲交情，这总算够交情了吧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秦柏生在啥地方。”方仲吾说。他的确不知道秦柏生眼下在什么地方。即使知道，他也绝不会说出。他不是白惠来那种人。

“那么，申长栋呢？”

“申长栋？不知道。”方仲吾依旧是那个样子。

“田月轩也和你经常有来往，又是你儿子的老师，你总该不会说不知道吧？”

“田老师？你去问你兄弟李国纯校长吧。他应该知道。”方仲吾想，他还不知道田老师早就离开了福寿堰，看来，他啥都不知道。

“你都不想回答？好，我再问你一个。这可是最后一个了，你要好好想想，再回答我。不然，可就对不起了。”

方仲吾盯着李忠纯丢掉的烟头，不声不响。李忠纯上前一步，问道：

“想好了吗？”

“想好了。”方仲吾冷冷答道。

“我问你，秦柏生的婆娘娃娃，藏在县里啥地方？你总不能再说不知道了吧？”

方仲吾暗自琢磨：李忠纯知道他们在县里，可不知道在县里啥地方。其实，眼时我也不知道。因而说道：

“不知道。你要不说，我还不知道他们在县里哩。”

“好！”李忠纯回身走到他的座位那边，“看来，你是想死板固执到底了。不过，我想你也许一时糊涂，鬼迷住了心窍。我这里有两把钥匙，也许能把你的心窍打开。”他从桌子里边抓起小手枪，说：“走，我引你去观光两个地方。”他把手枪在方仲吾眼前晃晃，端在身子前边。

“我不去。”方仲吾说，“要不，你就把我押起来，要不，你就放我回家。不拘啥地方，我都不去看。”

“不行，这两个地方，你非去不可。不去，你还不知道马王

爷是三只眼哩。走！”

一直守候在门外的秦二狗娃出现在门口。他用铜条棍棍往西一指，说道：

“方先生，请吧！”

方仲吾无奈，只得跟着秦二狗娃，在李忠纯的跟随下，来到西南角角一座配殿前。方仲吾举目观看，只见房檐下悬挂着的锯齿形匾额上有三个隶书金字：“马王殿”。秦二狗娃一脚将门蹬开，对方仲吾说道：

“请进！”

方仲吾困惑地看看秦二狗娃和李忠纯，仿佛在问：“要把我押在这里头？”他进门一看，正面马王神的塑像，狰狞可怕。这泥胎的确与众不同。它除了两个圆铃似的大眼外，在额头上还倒竖着一只眼睛，只是比下边两个眼略小一些。方仲吾还没看得十分真切，李忠纯便狞笑地说道：

“看见了吗？马王爷的的确确是三只眼。可是，你再看看这边！”

方仲吾顺着李忠纯的手枪往右一看，不由得惊叫一声。在那大梁上，反吊着一个人。那人的头耷拉在胸前，上身成弓形地下俯着，两脚离地一尺多高，全身只穿着一条长单裤。浅蓝色的裤子上满是血迹，有几处已和皮肉沾结在一起。从头上、身上落下的血滴，在他脚下的砖地上聚成一个小潭潭，又顺着砖缝流开去，流成一道纵横交错的红线，深深地插入地下的泥土中。方仲吾不忍心看下去，转过身，恍恍惚惚地往外走。不料，李忠纯的手枪口却顶住他的肩窝窝，说道：

“哪里去？既然看，就得看个清楚，问个明白，马马虎虎看

一眼就走，不是白来一回吗？”

方仲吾猛省过来，愤怒地说道：

“你们想咋样就咋样吧。叫我看这个，是对我精神和心灵的狂暴摧残。我宁愿自己经受这种酷刑，也不情愿看着别人这样。这太可怕了！”

李忠纯暗自心喜，说道：

“方先生不愧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。但是，你必须仔细看看，把这个人认出来。”

“为啥？”方仲吾质问。

秦二狗娃一旁说道：

“不为啥，团总叫你仔细看看，你就仔细看看，听说这个人还是你的‘亲戚’哩，只是差一点点。”

“谁？”方仲吾急问，由不得转过脸去，仔细地看那个人。

李忠纯用手枪指指那人，说道：

“你问他是谁？他是一个宁肯赔上自己的老本，却要保住别人的糊涂虫！骡马大会上他是突击队长，要突击我的民团哩，结果怎么样？叫我把他突击来了。在审问他的时候，他说他要当一个有骨气的革命者，有血性的共产党员。其实呢，那只不过是一句空话。一个人的骨气再硬，也硬不过刑法。你看，他不是全身都软绵绵了吗？硬骨头又跑到哪里去了呢？要说血性嘛，哼，血，也会有流干的一天。怎么样，方先生，看了这个，你的心窍总该开一点了吧？天下的猴子，可是都怕血呀。这话，我早就对你说过了。”

“他到底是谁？”方仲吾战战兢兢地问。

李忠纯微闭着一只眼说：

“还没认出来？你的眼力可实在不行呀！听说，他很快就成为你的第二个女婿。你一个老丈人，连自己的女婿都认不出来了？”

“刚儿！”

方仲吾的声音听来叫人颤栗。一阵眩晕之后，他转眼一想，不对，方才李忠纯还问他，刚儿跟他妈在县里啥地方，这人咋会是刚儿？身量也不象。小满？小满不是跑了么，又叫速回来了？他急步走到那人身边细看，看清了，是小满！方仲吾一声惊叫，站立不稳，噗通坐在了地上，双目呆呆地睁着，上身直晃悠。

李忠纯给秦二狗娃使了个眼色。秦二狗娃把崔小满放下来，又从放在屋角角的水桶里舀了一瓢水，半瓢泼在方仲吾头上，半瓢泼在崔小满上身。两人一痉挛，先后苏醒过来。方仲吾俯下身去，扶住崔小满哭叫。李忠纯站在一旁看着，鼻子里发出冷笑。

方仲吾哭了一阵，两眼昏花地从崔小满的头上看到脚下。崔小满只剩下一只眼了。那只眼被剜去了，剩下个令人不忍目睹的血窟窿，还在往外流着血水。他周身血肉模糊。头上、脸上、身上，几乎没有一块好地方，血和肉很难分清。方仲吾双手哆嗦着，轻轻地抚摸着崔小满的皮肉和脸盘。血，染红了方仲吾的双手，映红了他的双眼。他不住地呼喊道：

“小满！小满！你，你醒醒呀——”

崔小满微微睁开那仅存的一只眼，细细地端详着眼前面影模糊的方仲吾，半天，嘴角才略略一动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

“还能见着你，我真高兴哩。”说完，眼又闭上了，唇边显露

出一丝喜悦的微笑。

方仲吾哭得万分悲恸。他问道：

“小满，你不是跑出去了，咋的又叫逮回来？是你不小心，还是咋的？”

崔小满没有回答。李忠纯一旁说道：

“孙猴子的本领再大，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。福寿塬上所有的共产党员，不管他是逃到天涯，还是跑到海角，我也要把他逮捕归案！好了，给你们岳婿俩几分钟的时间，说说知心话吧。方先生还可以听听崔小满在阴曹地府都见到了一些什么，然后，再回答我的问题。”他头一摆，和秦二狗娃走出门去。刚到门外，李忠纯示意秦二狗娃藏在一边偷听，他自己回公事房去抽烟喝茶。

许久许久，崔小满又半睁开眼，痛苦地、断断续续地说道：

“我活不多久了。在临死的时候，我对你说一句心里话，我爱铃铃，铃铃也爱我。我怕是，这一辈子，再也见不着她了。她，也见不着我了。”

象是万把钢刀在方仲吾心头搅动，他什么也说不出，只是一声接着一声地哭。他心疼小满，可怜铃铃。他痛恨李家父子及其帮凶，也悔恨自己。

崔小满又说：

“你要是，还能见着柏生哥，申村大哥，说给他们，我就招认我自己是共产党员，旁的，啥都没说。”

方仲吾昏昏沉沉地点着头。又过了好大一会儿，崔小满又说：

“叫铃铃，好好活着。等我死后，再给她寻个好人家。事

先，一定得打问清楚，别叫她再受苦了。我，本不该说这些，可
到今儿，再不说，心放不下呀！”

方仲吾趴在小满身上，哭道：

“你别说了……小满。我，我糊涂呀！我有罪孽呀！我该
死！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铃铃呀……”

“李忠纯——”崔小满咬牙切齿地说，“他叫人拷打我，啥
刑法，我都受了。他还叫人剜我的眼，还把我爹我妈捆在一
边，叫他们看着。我爹我妈，眼时也不知死了，还是活着。他
们，就剩我这一个儿子了，可我，也不能给他们，养老送终
了……”

这时候，秦二狗娃跳进来，把铜条棍棍举起来，尖声叫道：

“不准说这！”

方仲吾蓦地转过头，瞪住秦二狗娃，两眼血红血红的，好
象要放射出红光利剑来。

“走！”秦二狗娃把棍棍往后一晃，对方仲吾吠叫。

方仲吾冷冷问道：

“走哪搭？”

“去见团总，说说你打算咋办！”秦二狗娃说。

方仲吾慢慢站起来，深情地看着崔小满，见崔小满微笑
着，嘴唇颤动着，好象在对他说：“你已经站起来了，可别再倒
下呀！”方仲吾似乎一下子获得了无穷的力量，向崔小满连连
点了几下头，一回身，迈开脚步，朝着李忠纯的公事房走去。

“怎么样？心窍该开一点了吧？”李忠纯眯缝着眼，缓缓吐
着烟雾，问方仲吾。

方仲吾怒视着李忠纯，没有回答一个字。李忠纯走近一